

研

經

言

研經言卷二

歸安莫文泉枚士述

學醫說

夫欲學醫必先讀無方之書則莫善於巢氏病源焉
病源引伸經意別類分門比靈素爲易知亦跋靈素
而易入習之旣久遂乃上探靈素兼讀難經甲乙經
二書以疏之明乎經絡藏府之源達於望聞問切之
故而於向者之所得益覺融會貫通而明體者漸漸
達用矣然後讀有方之書玉函傷寒金匱是也讀三
書尤必兼資脈經以稽其異同披本草

須用證以觀
類本草

其方法蓋臨病之舟楫在焉然傷寒之理未許其遽通也又必浸淫乎肘后千金及翼外臺四書斟酌乎本事方百證歌九十論明理論等說參互考訂以俟其悟殆另有一境矣大抵醫者之於傷寒其致力每在雜病未究之先其得心轉在雜病悉通之後不親歷者不知也溯流窮源其事止此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至於聖濟局方以下則學成後讀之亦足擴聰明而鍊識力不必概屏之以自隘也

診訣說

診病之訣在知表裏虛實逆從六字第欲臨診時知之明必於讀書時知之豫夫仲景之辨表裏二字亟矣而喜言統治者或不信謂靈素論症概以六經藏府爲別何嘗有所謂表裏者不知兩經爲針法設不爲藥法設針法在取穴但審其何經何藏何府而巨刺繆刺諸法已可施不以表裏爲汲汲也若藥法則清輕宜表重濁宜裏如此而已且其爲氣化於胃運於脾布於肺如飲食然斷無專走一經之理故必分表裏而後汗吐下補諸法各如其輕清重濁之性以

爲用仲景之詞所以異於靈素者此爾至於虛實則
有二義邪在爲實邪不在爲虛一也邪結爲實邪不
結爲虛二也皆爲瀉邪地非爲用補地試取諸經論
讀之當不以余言爲謬至於逆從二字則色脈證治
皆有之須先審定其病而後可言也神而明之死生
可決已

內經熱病說

兩經於一切身熱之診皆稱熱病是以素則勞風腎風同評於溫後靈則如蠱如疽並列於熱中至其散見他篇尤不可勝數蓋以可診者言不以所因者言其可專以傷寒之成溫者言乎夫爲身熱一證舉其尤而窮其類尤者詐之類者附之固當如是與仲景論傷寒而及似傷寒之痊濕暍同意淺人每論溫熱舉兩經熱論或採之或剩之果有當於病源否也其言暑者只作熱字解素通天因於暑及骨空立而暑解等並不指夏令之熱如後世所云或採通天論之

研經言

卷二

三 月河莫氏

言列於夏病真不得經旨也其言溫者只作蘊字解
素熱病先夏至者爲病溫云者意以夏至後天氣熱
人易於感則言熱夏至前天氣未熱人無所感故止
就所蘊者名之而言溫則仍取乎本義非如近世訓
爲小熱也不觀今之病春溫者乎赫赫炎炎豈是小
熱讀書不明義例古法於是盡湮矣

七傳辨誤說

難經七傳傳其所勝間傳傳其所生皆止言五傳注家不得其說以心復傳肺數之其實止得六傳無七傳且問傳之如環無端何嘗不如是而經獨以傳其所勝爲七傳也揆之於理殊覺牽強竊謂七字當爲次字聲之誤也古音去聲入聲不甚分別如書康誥勿庸以次汝封次字荀子引作卽之比何以言之素玉機眞藏及標本病傳兩篇於傳其所勝者皆謂之次傳無言七傳者且標本病傳篇末明云諸病以次是相傳如是者皆有死期不可刺間一藏止及至三

四藏者乃可刺也其義與真藏風者百病之長也以
下至此病之次也數段甚合然則傳其所勝者之爲
次傳經有明文乃病傳之定例難經原文必不誤後
人傳寫誤耳千金方卷七經云次傳間傳是也亦其
一證又難經於間傳言如環無端者乃就一藏之傳
其所生而卒言之與素問本無不合而徐氏泥素問
難經之文以相駁詰真多事也

傷寒傷暑說

古者於冬月觸冒正邪之寒及夏月中時行之寒皆稱傷寒故仲景存或已發熱或未發熱兩者於傷寒條已發熱者時行之寒未發熱者正邪之寒意在統一使人易識耳至巢源始別傷寒時氣爲二門而於小兒傷寒候並列兩寒特以一語示別曰時行傷寒亦簡且審唐人乃曰天行熱病天行卽時行但時氣二字之義本兼四時爲主而時氣二字之名若惟熱病獨擅其爲語似混然歷攷志乘凡疫皆在春夏秋三時而夏尤多仲景自春分至秋分有非時暴寒皆

爲時行寒疫之言益信古者於夏月觸冒正邪之暑
及冬月中時行之暑皆稱傷暑素形氣虛實氣虛身
熱之傷暑不必專以夏言也仲景始別之以中暍冬
溫兩名然溫病難經不指定何脈仲景止暑陳其症
狀則是所發無定不必其盡發熱惡寒也凡欬嗽腫
癰皆得有之仲景雖不明言其散見於千金外臺者
可舉一二以推蓋傷暑二字之義雖得兼通夫四時
而傷暑二字之名不得概施之冬月此古今稱謂之
所由異也

瘰癧互譌說

外臺引素問逸文赤瘰者搔之重否隴起及病源赤瘰白瘰兩候卽今所謂風斑也金匱陽毒面赤斑斑如錦文及病源千金外臺斑瘡卽今所謂瘰子也凡宋以前醫書皆如此分別於字義甚協瘰者疹也必皮膚有所變疹浮起方合瘰稱觀病源屢言軫軫起合之素問隴起之同自見斑者點也必有點子方合斑稱觀病源斑爛云云自見近世不正其名遂至互譌今則競以瘰爲斑以斑爲瘰相沿旣久苟或正之則反遭譁笑以爲大謬然茲二病雖皆有毒而瘰由

於風不由於溫斑由於溫而前受之邪未必皆風病
因久暫既殊治法輕重亦異古人各有主方不可混
施不審乎此無惑乎謂古方不可治今病矣論語曰
必曰正名乎凡事皆然

古方癥蟲混稱說

古方於癥瘕及蟲病往往混稱然動者爲蟲不動者爲癥瘕分別亦不難良由蟲所居處其阻礙氣血實與積同故混稱之耳如病源十九酒瘕云有蟲使之然夫能飲人所飲酒則動矣而巢氏入之癥瘕門後世直稱之爲酒蟲其食癥能食人之所食飯以酒瘕例之是亦有蟲使然也而巢氏則但稱爲癥而已此混稱二病之證也推之綱目所載茶瘕吐出後猶能飲茶亦其類矣崔元亮海上方以地黃餗飪治心痛吐出蟲長尺許頭如壁宮劉禹錫傳信方崔抗女患

心痛食地黃冷淘吐出物可方寸許狀如蝦蟆無足
目似有口此二物皆不云動明是瘀血所爲癥病也
而以蟲狀之諸如此類不可枚舉讀者當以意逆旨
勿泥其詞況醫書之傳自文人者又多形容過情者
乎余作證原以能動及飲食者入之蟲不能者入之
積非違古也古略今詳有勢不得不如此者

扁鵲見垣一方人說

史記五百扁鵲傳載扁鵲飲長桑君藥三十日見垣一

方人由是診病洞見五藏癥結特以診脉爲名注方
邊也言見墻垣彼邊之人也案如注說是謂能隔墻
見人矣長桑何藥而乃變易形質若此耶竊謂此當
與紀昌貫虱同義大抵久竭目力則所見必異虱大
如輪以徑言也垣一方人以深言也迹雖不同理則
一致想扁鵲學望診時必日視其垣以鍊目力而以
意合之人面久之則垣中淺者深者一一分明便似
其中有人在云一方者正就其日所注視者言非彼

邊之謂且彼字尤屬添釋史文無此義也余嘗師其
意而爲之雖未能見人亦似有眉目可別雖未能洞
見藏結臨症時看人面及舌色浮沈大小濃淡一目
了然不待多時而細察故謬揣史遷此言係形容之
詞非果隔牆見人且扁鵲脈法具載脈經果以診脈
爲名豈其言皆虛飾耶史遷於此及倉公兩傳皆未
能實疏所以但據人間形容之詞不復顧其過當良
由其於醫事未能了了耳班書不錄豈無故歟范書
不爲仲景作傳亦當以其妙難言喻恐轉滋人惑也
陳志華陀傳多據實質言之

診虛須知勞極說

古有五勞七傷六極之目皆言虛也核之則勞極二端而已勞是過用其氣極則幾於無氣其淺深不同以病源所紀言之五勞中之志勞思勞心勞憂勞是過用其神其疲勞是過用其形七傷則房勞之病亦勞屬也以其病多故別出之然精爲七神之一是亦過用其神也約之特形神二者盡之矣若風寒暑濕及一切病之久而不去甚虛其氣者皆極也極有氣血筋骨肌精六症者謂病於氣其極也不欲言病於血其極也無顏色眉髮墮落喜忘餘極仿此然約之

亦不外形神也大抵勞言其始極言其終分別截然
近世不知有極概目爲勞則將以治極者治勞而勞
永無愈期矣嘻

溫疫說

溫也疫也溫疫也三病之稱第稱溫疫者爲定名而稱溫稱疫者爲虛位溫者蘊也儒書謂夫子溫良言容之蘊詩教溫柔言辭之蘊良玉溫潤言彩之蘊醫書謂春氣溫而言陽之蘊則病之稱溫必以其邪之蘊也蘊寒曰溫蘊熱亦曰溫傷寒例冬傷於寒至春變爲溫病是蘊寒者冬有非節之暖名曰冬溫及巢源冬感非時之暖至春亦爲溫病是蘊熱者所蘊不同而其爲蘊則同也言乎其治則一於寒何也其初則異其終則同也然而論治可通者臨文必不可通

著書之指固與臨症別也疫者役也傳染之時病狀相若如役使也役於寒曰疫役於熱亦曰疫傷寒例之疫是役於寒者巢原千金以下諸書之疫半是役於熱者所役不同而其爲役則同也然此所謂寒若熱者非正邪之寒熱也必感夫反時者始相役也故溫有正邪之溫而疫無不由於賊邪古謂賊邪病爲時氣一曰時行故後世稱疫爲時疫然時氣乃賊邪之混稱不暇詳其傳染與否也其傳染者若僅目之爲時氣則無以示別也且傳染之氣惡於不傳染者不得不別也疫氣惡故疫亦曰癘疫癘之爲言惡也

此疫之別於時氣也或曰如此則役於熱者不幾與
溫相混乎曰否冬溫亦以傳染者爲疫其未經傳染
或止就一人言之者直稱溫不得稱疫溫者先乎病
以言之疫者後乎病以言之以其各有寒若熱故曰
虛位若合溫疫兩字以名之之病則惟傷寒例陽脈
濡弱陰脈弦緊遇溫氣變爲溫疫者可以當之以其
先有溫邪又傳染時氣中之寒之役使者例不得另
立一名故疊此兩字以呼之所謂定名也至於溫熱
云者其指多本內經先夏至爲溫後夏至爲熱之文
而括其輕重之謂倘知溫之爲蘊則溫熱兩病之僅

皆屬溫可決已周揚俊以溫熱暑疫名其書而王孟
英著溫熱經緯復襍取傷寒論文皆由不能識別則
不敢正稱而姑以含糊囫圇可以附古可以欺今之
溫熱兩字爲藏身之固使人不便顯言其非耳近世
醫說之不足恃類此

溫瘧說

古者於冬傷於寒不卽發至春遇溫而病者及冬中於非時之暖不卽發至春遇溫而病者皆謂之溫故仲景旣存素問傷寒成溫之論復於冬有非節之暖稱爲冬溫以溫之言蘊所蘊不同而爲蘊則同故通爲溫巢源溫病候溫毒候皆兩存之固深於仲景者也準此以推夏之暑亦當如是夏傷於暑不卽發至秋遇風而病者及夏傷於非時之寒不卽發至秋遇風而病者皆謂之瘧故素問瘧論有夏傷於暑之瘧瘧而生氣通天及金匱眞言夏暑汗不出秋風之瘧

以瘧之言虐爲虐不同而所虐則同故通爲瘧惟仲
景專爲寒字立論故不及夏暑卽發不卽發之病而
巢源以下亦仍之而不復分晰也春主濕故溫性緩
緩則性長故爲病壯熱而其脈爲緩弱秋主風故瘧
性暴暴則性短故爲病休作而其脈緊弦溫宜於下
則瘧宜於吐治瘧之常蜀猶治溫之硝黃也惟溫在
冬月故發有先後重沓則治有汗下兼施與瘧之吐
下兼施微有不同者此耳

溫瘡有三說

古稱溫瘡有三素瘡論兩溫瘡巢源總叙之意謂冬
中於風寒氣藏於骨髓至春遇大暑或有所用力邪
氣與汗偕出之溫瘡止有先熱後寒者而無先寒後
熱者何以言之經以先風後寒爲先熱後寒之因先
寒後風爲先寒後熱之因大暑爲時令不必數故止
數風寒之先後所以止有先熱後寒者也若夏傷於
大暑腠理發洩遇夏氣非時小寒藏於腠理皮膚至
秋傷於風則病成之溫瘡則有先熱後寒者又有先
寒後熱者何以言之以此暑也小寒也秋風也爲三

感則當置其一輕而論其兩重若傷暑重而秋風輕則置風而論暑寒而爲先熱後寒之瘧若傷暑輕而秋風重則置暑而論寒風而爲先寒後熱之瘧也復總而別之曰大病溫瘧六七日但見熱者是矣此謂壯熱不兼寒者故加夫字示與經文別出也不析言冬夏者明冬夏皆有此壯熱者也此與先熱後寒先寒後熱爲三矣大法由冬來者卽今春溫由夏來者卽今伏暑古旣統稱溫瘧則本草諸治溫瘧之藥皆是治春溫伏暑明甚金匱白虎加桂枝湯症正此也此外尙有傷寒論脈陰陽俱緊者重感於寒變爲溫

瘡則冬傷於寒至春分以後復感時行之寒者先後
皆寒與寒多之牡瘡同理故金匱蜀漆散方下云溫
瘡加蜀漆當卽指此越其外受之蒙卽以截其遞入
之路而俗稱蜀漆截瘡亦以辭害旨哉若白虎加桂
枝湯方自是治春溫伏暑之溫瘧與重感於寒之溫
瘧無涉故其方同傷寒法不同瘧法也

[illegible]

黃痺黑痺說

金匱云理者皮膚藏府之文理也以此推之腸胃之膜其有罅縫可知人若脾虛不爲胃消水穀則水穀之停於胃者久久則瘀而爲熱其氣從府理中溢出食氣溢則皮色黃水氣溢則皮色黑其有脾本不虛但因飢暴多食渴暴多飲所受倍常則脾不及消亦久留於胃而爲熱卽亦從府理溢出此癥瘕繫氣溢飲等證所由來也夫府既有理則尋常飲食其氣何嘗不溢不溢則何以生衛以肥肌熏膚充身澤毛生營以成脈華色乎特所溢者是精氣非滯氣精氣益

人滯氣病人耳人若肺虛爲風濕寒熱所襲則皮膚之理實而閉府理中之應溢者不得通於外則水穀之氣亦久留於胃而爲熱滯則溢遲故色變也傷寒溫病所致之瘧及風瘧濕瘧皆取諸此雖不自飲食致之而其爲溢之滯在理則同矣獨是水色雖黑然留胃之水亦黃中帶黑不能全黑以胃爲土土色但黃故也惟涉及於腎則黑黃相半所以然者腎爲胃關關門不利則水之流於腎部者留久其責在旁光旁光亦府也亦有理也不挾熱者水溢爲飲巢源云痰在胸膈飲在旁光者此也其挾熱者則氣與水蒸

而爲癰金匱診癰於穀癰酒癰但言黃而於女勞癰必言額上黑以女勞則腎虛而利水遲水卽久留而氣溢且胃中之水乘腎虛而流疾腎故不及利也推之風水正水石水爲病之義亦當如是黃癰久之皆變爲黑癰者胃實滯多則乘腎腎以得水穀之精氣少則益易乘也知府理之爲病而推之奇病中有飯粒出瘡孔虻蟲在皮中者皆不足爲奇矣

又金匱之例於風濕搏於水穀而成癰者稱黃癰與穀癰酒癰女勞癰黑癰爲五其與傷寒同法不必搏於水穀者則但稱黃論中諸黃諸癰云云以此別之

痺爲勞熱食勞女勞之有痺猶食勞女勞之有瘕也

勞疸女勞疸二症說

五疸中惟勞疸女勞疸多相混故或去勞疸入黑疸以足五疸之數但勞疸之名舊矣病源名勞疸爲勞黃與十種黃並列其女勞疸則次黃疸穀疸酒疸黑疸之中是勞疸屬黃女勞疸屬疸所屬不同外臺引集驗刪繁皆有療勞疸之方用苦參龍膽草梔子三味以牛膽或猪膽和丸而與穀疸並列是勞疸療與穀疸同而近効云女勞疸療與黑疸同是治法亦不同二疸爲證相似所異者勞疸微汗出手足間熱小便利而女勞疸無之女勞疸發熱惡寒足下熱而勞

疸無之且診其少腹但急不滿者勞疸急而滿者女
勞疸此其要訣自金匱勞疸條衍女字而後世遂不
知此義矣詳余所撰金匱方論註中

三消說

古今諸家言消渴者不一要當以金匱爲正金匱首列厥陰病一條是渴而不消次列脾約症一條是消而不渴次列腎氣症一條是消渴並作其旨以飲洩相較而分爲三最爲簡當猶霍亂之分但吐但瀉吐瀉並作爲三也其言飲一洩一者乃較其出入之多寡以出診法也推詳其意似有可以飲多洩少飲少洩多飲洩相當爲三者亦卽就前三者而引申之也其兼及能食便難者乃旁參他症以爲出治地也並非三消必定如是後人誤會其旨所以說歧而義轉

未備泉嘗卽金匱以推諸家之言知所謂能飲不能
飲及洩如麪片如油及洩數不數者皆當作診法觀
不必致辨總之但渴者有燥濕兩種五苓白虎是也
但消者有虛實兩種脾約腎瀝是也消渴並作者有
寒熱兩種黃連腎氣是也其方備見隋唐人書中但
不以兼證測之不確也故諸家云云

痺與瘖俳不同說

凡辨症須於同中求異如痺與瘖俳是也靈熱病痺之爲病身無痛者四肢不收智亂不甚其言微知可治甚則不能言不可治也是痺之名名於四肢不收不收則廢也素脈解內奪而厥則爲瘖俳此腎虛也少陰不至者厥也注俳廢也腎之絡與衝脈並出於氣街循陰股內廉斜入髀中循胫骨內廉及內踝之後入足下故腎氣內奪而不順則足廢是痺與俳之名並名於廢也但痺爲腫瘖俳則不腫痺至瘖不可治瘖俳則以瘖爲正以此爲異故治痺用續命湯而研經言

瘖俳宜地黃飲子補瀉天淵已乃宣明方反云地黃
飲子治中風舌瘖不能言足廢不能行此少陰氣厥
不至名曰風痺則混痺於俳自河間始以地黃飲子
概治中風之誤自河間之混痺於俳始

少陰不至謂太谿脈絕仲景原尸厥云少陰脈不
至本此經以太谿絕爲診厥之法故云少陰不至
者厥也河間少陰氣厥不至六字殊誤氣厥正是
至何云不至也

癲說

古之所謂癲者二一眇仆之癲靈素所謂巔疾王註謂上巔之疾是也與狂對舉其病自足太陽經來其名以巔疾二字稱其義取顛頂爲說此其可治者也惟由胎驚得之則難治一昏亂之癲難經所謂重陰者癲金匱所謂陰氣衰爲癲是也雖亦與狂對舉要之卽狂之甚者其病自心肝兩藏來其名以一癲字稱其義以顛越爲說此則必不可治後人概加疒旁而二癲乃不能別而諸書之論亦不可盡曉必如此分別斯各各相通矣靈本神喜樂無極則傷魄魄傷

則狂狂者意不存人悲哀動中則傷魂魂傷則狂忘
不精明不敢正當人彼二狂不同故經文自爲之註
其魂傷者則癲也正金匱之所本素調經血并於陰
氣并於陽乃爲驚狂此一狂乃是渾稱其血并於陰
者則癲也正難經之所本泉嘗徧攷而核之曰古之
癲疾今之癰也古之癲今之癡也孰是說也庶不至
謂古方不可治今病乎

藏色單見說一

人之藏色單見猶天之運星獨明也太過之運其星明不及之運其星滅明則自旺滅則所勝兼之人之於色也亦然金匱云肝主色青四時各隨其色由斯以推何藏色見卽是何藏氣勝觀其所勝而源委可見已何以言之五行相乘如夫婦然夫爲婦綱以能乘者爲正不能乘者爲變陰陽之義也故病在此者知其因必在彼也此負者因彼之乘而太過病也此勝者因彼之弱不能乘亦病也乘而太過則彼強而當見彼藏之色弱不能乘則此強而當見此藏之色

故凡其色獨見者皆勝也非負也值不及之運而曰
運星獨明者未之間也顧見注家輒云脾虛而色外
見嘻果係脾虛即使色不純青亦當於淡黃中見青
如不及之年運星必兼勝星之比豈得獨見黃色哉
且也色與脈應藏和則脈和而不名一象偏勝則弦
鉤毛石隨所勝而爲象脈弦不得謂之肝負則色黃
反得謂之脾負乎倘因此而用益脾之法則差若毫
釐繆以千里矣

藏色單見說二

或難之曰子言何藏色見卽是何藏氣勝而靈樞黃
色薄皮弱肉者不勝春時之虛風云云非明明以見
何藏之色爲何藏之虛乎曰是大不然經意非春風
病脾之謂謂藏色單見者藏勝也而薄皮弱肉者稟
虛也稟虛而藏勝則非藏之眞實也其爲勝我之藏
弱不能乘顯然也如春肝王時也肝旣弱矣焉得不
畏虛風乎春之虛風西風也其氣乘於肝肝受之非
脾受之故知非春風病脾之謂也靈樞之文看似直
易而其義層累奧衍極耐尋繹余說正與之相發明

不得據以爲難其真藏虛色見者惟肝氣先絕而吻
青心氣內索而面赤之類可以當之要非尋常之症
所可同日語也

脾脈說

脈經脾脈長長而弱來疎去數再至曰平案長長謂來長較去短者爲疎故以來疎中之弱言其和柔與素脈要精微義合彼文曰平脾脈來和柔句相離如雞踐地曰平雞之踐地舉足舒而下足略促故取以形容來長去短之脈且如雞踐地之象去來略差不似夏脈之鉤來盛去衰秋脈之毛來急去散也如雞踐地之象去來略斷不似春脈之弦長而相引冬脈之石絕不相續也此所以爲脾脈也鳥喙之兌兒古鏡字鳥距之堅正和柔之反屋漏之止而時行水流之行

而不止正相離如雞踐地之反又再至非數而云去
數者非一息六至之謂但謂其密耳對疎言之也病
源作來疎去概概正訓密較脈經易知數之爲密亦
有確證孟子數罟不入洿池數罟卽密網

是動所生病說

靈經脈十二經皆有是動所生病難經以氣血二字
釋之後人不得其解反以爲非泉謂榮行脈中衛行
脈外此經以脈爲主自當兼榮衛言是動者衛也衛
主氣故以氣字釋是動所生病者榮也榮主血故以
血字釋所生病於義甚合且經於是動在手太陰云
臂厥足陽明云肝厥足太陽云踝厥足少陰云腎厥
足少陽云陽厥諸厥皆以衛言於所生病則各就其
脈所過者不似是動之或循脈或不循脈正以榮有
定位故也其榮衛俱有之症則兩出之如手太陰之

欬喘是也凡脈病當以此篇爲正餘篇及素問則或
合藏府言或互眾經言言各有當窮經者當卽此篇
以究他篇則病之所屬自明勿執他篇以疑此篇也

古湯液丸散同方異法說

傷寒論辨可汗云凡云可發汗而無湯者丸散亦可用要以汗出爲解然不如湯隨症良辨可下云凡服下藥用湯勝丸散攷仲景書汗方除桂枝麻黃等湯外別無發汗之丸散今此云云可見古方湯液丸散隨宜作之不似後世異法者必異方也仲景於此起例如理中丸及湯半夏散及湯抵當丸及湯蜘蛛散及丸其最著者也而於病後喜睡用理中丸胸痺用人參湯於小腹鞭滿小便利如狂者用抵當湯於但小腹滿小便利者用抵當丸非隨症異法之證乎他

如太陽篇云傷寒十三日不解過經譫語者以有熱也當以湯下之若小便利者大便當鞭而反下利脈調和者知醫以丸藥下之非其治也若自下利者脈當微厥今反和者此爲內實也調胃承氣湯主之丸謂調胃承氣丸也此症宜湯不宜丸故辨之尤明且也仲景有麻黃湯而深師直作麻黃散仲景有乾薑附子湯而肘后變爲薑附丸仲景有枳朮湯而張潔古變爲枳朮丸吾湖郡志所載有以小柴胡散治病不效改作湯卽效者皆足證余說也

雜病治法折衷說

仲景之傷寒論金匱要略二書古總爲傷寒雜病論

雜或爲卒卒卽雜之剝文外臺總稱爲傷寒論
勿作傷寒爲倉卒之病解
詳泉金匱

方論注是所謂傷寒雜病論者爲傷寒中之雜病說

非爲一切雜病說
下另有論徒治此書不足與治雜病則

千金尙焉孫氏亦推本仲景而其論症之精詳用藥

之變化雜法之明備數倍於仲景書非仲景之賢不

及孫氏也仲景旣以寒字目其書自專爲寒科盡其

變其他病因例不得躡人若干金統論百病凡風雨

寒暑飲食居處陰陽喜怒諸因隨病聚厠二家命意

不同故其書詳略亦異讀者能各得所宗則傷寒雜病兩擅其長自墨守者以金匱爲治一切雜病之宗而千金遂斥爲僻書無惑乎學術隘而治法闕矣

釋證名

有所苦之謂病病無定所曰流亦曰游其有定所而
移者曰轉由此轉彼而此已罷者曰併病其依次者
曰傳經其微病而此不罷者曰合病其相爲表裏之
經以病亦以次傳者曰兩感至邪已入裏而有所著
曰結結而有定形餘症悉罷者始曰積積而可移曰
聚偏僻在側曰癖亦曰癰假物而成曰癥癥癥言其
可癥驗癥言其爲虛假本病結而無定形久不愈愈
而復發曰注亦作疰亦曰繫氣其新病甫愈有因復
發者直曰復亦作復誤於醫曰壞病染於人曰易病

病而至於氣竭曰極極有六言究竟也氣去曰死言
漸散也大抵散者泄之結者排之誤者救之染者絕
之症宜用此數法而正氣有不支者卽於其中加補
味以扶之歷代醫法約略如此

釋露

本草靈素屢言淋露寒熱靈樞又以歲露名篇露字
人皆不曉泉淅露卽羸露古者以爲疲困之稱左
昭元年傳勿使有所壅閉湫底以露其體注露羸也
韓非子亡徵好罷露百姓風俗通義怪神大用羸露
皆此義也字亦省作路詩皇矣申夷載路箋路瘠也
侵伐混夷以瘠之管子四時不知四時之故天下乃
路是也歲露者謂歲氣不及虛風困之民受虛風之
邪卽被困成病與管子之言正合陽上善注太素概
以霧露當之陋矣傷寒例凡有觸冒露體中寒正本

研經言

卷二

美 月河莫氏

左傳淺人增霜字於冒下豈寒之爲氣止霜露平經
文必不若是掛漏也病源有小兒傷食而瘦之哺露
婦人產後瘀血之惡露皆其引申義也
淋也而漢書有癰疲
之病是淋亦通疲
淋古多作癰
楊注太素癰

釋痙瘲

玉篇痙充至切惡也瘲渠井切風疆病二字義別素問氣厥五常政等篇及傷寒舊本瘲皆作痙許叔微百證歌以爲名異實同而字仍作瘲不改成無已註傷寒則直云痙字誤亦不改今本作瘲傳寫者之故近代但知瘲無有能知瘲者泉案作瘲爲是古人列病恒重乎證瘲乃瘲之總號瘲乃瘲之一端觀仲景云病身熱足寒頭項強急惡寒時頭熱面赤目脈赤獨頭搖卒口噤背反張者瘲病也明此數者皆爲惡候故知當作瘲若瘲字則因勁而起專指口噤背反

張言不足以眩餘惡是瘧者證名瘧者病名人體強
直有似勁象故謂之勁去力加疒卽爲瘧可逆溯而
得也巢源亦作瘧故得與癰冒混稱癰固小兒之惡
候冒亦產家之惡候病不同而惡則同此其所以混
稱之歟說文疒部無瘧字疒部有屋字云礙止也然
則邪氣礙止不去乃見惡候瘧卽屋之譌

釋喘

古之所謂喘卽今之所謂氣促說文喘疾息也疾息謂息之疾者兩經多以喘息對說正以喘爲疾息息爲平息故也勿作串說疾息正今之氣促而又非氣短之謂短氣者息不必促而其氣不足以息故不曰短息而曰短氣息促者氣不必短而其息不利於氣故脈經或謂之息促而後世渾言之則遂曰氣促也今之所謂喘卽古之所謂上氣鄭注周禮上氣逆氣也逆氣謂其逆在氣則不僅責在息人之將死有張口擡肩而逆氣者此也淺者不識上氣謬目爲喘由

是今之喘重於古之喘數倍矣豈知此喘乃是氣逆
苟非不治多有下之而愈者如欬逆葶藶瀉肺湯症
及外臺備急丸症是也若疾息之喘是肺實所致宜
用宣利如太陽麻黃湯症是也古人分別之嚴原爲
治法設非可苟焉而已自二症混而治法乖矣

釋癩

癩之言躡躡仆也凡物上重下輕則仆故人病氣聚於頭頂則患躡素脈解太陽所謂癩疾者陽盡在上而陰氣從下下虛上實故癩疾也與厥論巨陽之厥發爲眴仆同義是明以癩爲仆也癩經文作巔故注云頂上曰巔古字無巔止作顛後人加疒旁遂作癩亦或省作瘰玉篇癩小兒瘰病也是也且據玉篇知癩癩實一病病源亦云十歲以上爲癩十歲以下爲癩然則二字之分分於年之長少也金匱風引湯方下云治大人癩小兒癩卽此意近世不曉此義專指

古之風邪爲癩而以別于癰執今之名檢古之書無
怪乎其謂古方不可治今病矣

釋淋

靈素本草有五癰癰閉之名而仲景以下諸書並無之攷楊上善太素注癰淋也因知淋癰乃一聲之轉毛詩皇矣與爾臨衝韓詩作與爾隆衝是其的證所以通淋於癰者以癰訓罷漢書云臣有疲癰之病注癰罷病也而素問說癰者一日數十洩則旁光之胞罷疲矣故得段借取義近世不知此義歧而二之徐靈胎執範以癰閉利淋四字爲目又自注云絕不便爲癰於此嘆識字之難依字當作痲說文痲疝類則是痲之名取義於腹痛故仲景亦以少腹弦急痛引

臍中爲正後世以其病狀淋瀝不宣遂借淋字爲之
詳泉所撰證原中

釋疝

說文疝腹中痛也釋名疝猶詵也氣詵詵上也然則腹氣逆上作痛者疝也許略而劉詳耳金匱寒疝正指此故次於腹滿下不與狐疝同篇其各條經文不涉及及前陰一字隋巢元方知此義故病源載諸疝候亦無涉及前陰惟疝非前陰莖卵之病故女子亦得有之如素問厥疝外臺血疝石疝之屬是也疝以寒疝爲正若狐疝癰疝諸關前陰者特以其兼腹痛故以疝之名名之其不兼腹痛則直云陰縮陰癰而已諸經中自有條理可尋也近世以狐疝爲正疝遂不

識金匱寒疝爲何病而烏頭等方乃廢至張石頑醫
通徐靈胎軌範皆合狐疝寒疝爲一門矣而淺者又
目爲肝氣矣

釋膈

素問有隔傷寒論有格病源千金外臺有隔音義皆

相近而要非今之所謂膈也何以言之隔爲不便

日經

隔腸不便王注亦屢日

即仲景書之關元方書之內

關外格也格爲吐逆

見傷寒平脈法王

義取格拒隔

爲隔氣其別有五其症不一不過寒食氣結所爲皆

與膈輕重懸殊治隔可利其二便治格可平其胃氣

據仲景乾薑黃芩黃連人參湯症言

治隔可運其陽氣若今之所謂膈

乃吳江徐氏所謂胃口枯槁不能受食者實噎與反

胃之極境屬六極故多死無藥可治不得以隔隔字

同隔格隔音同而牽合之

釋痰

仲景書有濁唾有涎唾涎唾後人或稱淡唾淡言其薄以別於濁唾也淡字去ㄣ加疒卽爲痰巢源而下唾皆稱痰卽於唾之不薄者亦稱痰不稱唾如凝唾謂之膠痰黏唾謂之膩痰皆與古書相戾也第古人名病必名其所可見薄唾稱淡有淡可見若無淡可見焉得冒淡之名因知金匱四飲中之痰飲雖本一作淡而走於腸間之水淡不淡尙未可卜仲景亦必不憑空名之淡飲之淡當爲流字之誤走於腸間正謂其流與溢字懸字支字皆是狀其水行以爲別水

之行象必得此四者方備巢源論飲悉本金匱於四
飲獨無淡飲有流飲所列流飲症狀正卽金匱之淡
飲隨時金匱不誤巢所據足爲的證千金翼配入留
飲爲五飲改懸飲爲澀飲支飲爲淡飲而於腸間動
作有聲之飲亦作流飲與巢氏合緣流字似淡傳寫
誤之尋又改爲痰其迹顯然近有粗知訓詁者謂痰
字從炎病必屬火依彼論治豈不大謬信乎辨之不
可不審也

釋散

脈有左右如相低昂者謂之散如樹葉之動榆莢之

落玉函聶聶如落榆莢者名曰散也八十一難作厭

厭聶聶依義當作厭厭葉葉廣韵厭葉動兒葉樹

兒動物輕而汎於水素問秋脈來急去散故曰車行

而望其蓋傷寒論脈藹藹如車蓋者名曰其象莫不

陽結也八十一難以爲肺平脈如是故歷擬之也左右如相低昂與數脈相似其實

數之促急以徑言散之低昂以橫言數之促急起線

散之低昂不起線大不相同故言如數素問冬脈其

散也示從容肝又如物之浮是散之粘着而兼實者

如車之蓋是散之有力而兼大者素問如物之浮如

風吹毛成注傷寒

論藹藹如車蓋者故一爲肺死脈一爲陽結脈皆非

大而厥厥聶聶也散之正故仲景以如落榆莢爲正又惟散之低昂以

橫言故緊脈亦兼散象

王注素示從容急緊而散曰肝

惟散之低昂

不起線故洪脈亦沿散名

八十一難浮而大散者心也

引而申之

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釋毛

古以毛爲輕之譬詩大雅德輶如毛輶輕也孟子以一羽對百鈞又曰金重於羽漢書或重於泰山或輕於鴻毛皆言輕也脈以毛名者爲其重按卽無輕取則得也素玉機眞藏秋脈者肺也故其氣來輕虛以浮來急去散故曰浮脈經肺脈來汎汎說文浮汎也則汎汎浮也而輕如微風吹鳥背上毛然則浮之輕而重按卽無者乃爲正毛脈矣其輕而不甚浮起或浮之輕而沉候又兼他象者只可謂之輕不得謂之毛脈經於吐衄曰脈來輕輕在肌肉此輕在中候故不云毛也於

研經言

卷二

三 月河莫氏

婦人妊娠曰按之則滑浮之則輕此以沉候有他象
故亦不云毛也言輕不足以該浮言浮不足以該輕
故傷寒論疊稱之曰毛浮

釋代一

古說脈代有數種素宣明五氣脾脈代注更而弱也
案更弱則氣未盡暢有乍數乍疎之意此與靈邪氣
藏府病形黃者其脈代皆謂脾之平脈以脈經脾平
脈長長而弱來疎去數參之則此所云代實卽乍數
乍疎之意蓋有數有疎則氣不調勻如相更代故曰
代而古因謂不調之脈爲代史記倉公傳和卽經主
病代則絡脈有過以代對和則代爲不調可知素三
部九候中部乍數乍疎者死其脈代而鉤者病在絡
脈亦謂不調者爲代承上句乍疎乍數而言意謂經

代死絡代病夏氣在絡長夏同法故脾以代爲正此
與倉公說皆取脾平脈之代而於非時妄見者射其
主病也所以謂之代者取其變更不常如四時代更
日月代明父子代嬪盛衰代遷之比說文代更也是
也代之本義並不取乎止第以純稟弱則或不能行
有疎數則似可得間間者止也不能行亦止也故古
因又謂脈之有止者爲代如經所云數動一代五十
動一代乃代字之引伸義所以引代於止者卽動以
觀止則見爲疎卽止以觀動則見爲數仍是乍疎乍
數之意也然猶通指一止者爲代也至仲景而下別

代於結始以動而中止不能自還爲代之專稱矣至
李時珍而下別代於促結始以止有常數爲代之專
稱矣於此見古今名號之沿革

研經言

卷二

禿

月河莫氏

釋代二

脈經代脈來數中止不能自還因而復動此論最明
來數數也中止疎也不能自還弱之甚也因而復動
但弱無胃也與兩經之言若合符節於此知中止去
更弱止一問有胃氣爲更弱無胃氣卽中止有胃氣
則雖無力而其動猶覺不勻而勻故但謂之乍數乍
疎無胃氣則雖有動而極無力以久持故謂之弱而
乍數乍疎素王機眞藏眞脾脈至弱而乍數乍疎其
卽脈經之所本乎素平人氣象長夏胃微更弱曰平
但代無胃曰死亦明以更弱爲有胃代爲無胃且不

云代而無胃必云但代無胃者以其但見稟弱中之
疎數而無稟弱中之和氣故曰但代王注以稟而弱
釋宣明篇之代而於但代直云動而中止不能自還
義各允協又素脈要精微兩言代王注於數動一代
云代止也於代則氣衰云動而中止不能自還亦切
當其釋三部九候之代則過觀倉公傳自知總之釋
脈必先明其字之本義及引申義而後前人之得失
異同可考而知也

釋鉤毛弦石溜五脈

素五藏別鼓一陽曰鉤鼓一陰曰毛鼓陽勝急曰弦鼓陽至而絕曰石陰陽相過曰溜案一陽一陰謂一於陽一於陰也一與壹通壹專也夏陽大旺陰不能與之爭故曰一陽而鉤脈當之秋陽剝喪不能與陰爭則陰專故曰一陰而毛脈當之此二者言陰陽勝負之極也陽勝謂與陰爭而能勝陰也春時陽雖漸旺而尚爲陰蒙故其象爲急而弦脈當之陽至謂不能與陰爭故止曰至也冬時陰多陽少則陽沈潛故去來斷絕而石脈當之此二者言陰陽勝負之多少

也溜脈不言鼓者以其弱甚也此陰陽之無勝負者也中氣也此經發明四時藏脈之義最精核曰一曰勝曰至曰過字字可求勝至二字義猶未了故足以曰急曰絕讀者所當緣文以求義也王注誤以一陽一陰牽合上文三焦與肝由此穿鑿附會頓失經旨致言藏脈者但知其當然不知其所以然矣

釋攢

千金卷十三心藏篇云夏三月主心小腸病曰赤脈攢攢字經傳少見醫書僅見於此攷禮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注費猶危也道不費則仕釋文云本又作拂費字無危訓原本必作拂拂之別體作攢故又省作費若攢省貝爲拂則省才爲費理固然也若經本作費鄭當破讀云費當爲拂矣詩大雅皇矣四方以無拂禮大學是謂拂人之性箋注皆云拂猶危也與中庸注同可證也千金赤脈攢云者謂邪氣拂其脈氣也後人不知此義宋許叔微傷寒九十論引龐安

常傷寒總病論赤脈攢攢卽攢之誤麗語正本之干
金而字誤作攢則不可通矣

釋解休

休字說文所無以食亦推之當爲亦亦通於射古今人表曹嚴公亦姑師古曰卽射姑也詩抑矧可射思射厭也然則解亦云者謂懈怠而厭事也射又通於夜荀子勸學西方有木焉名曰夜干亦作射干左昭廿五傳狐夜姑釋文本作射夜從亦省聲說文夜舍也天下休舍也然則解亦云者謂懈怠而休舍也夜又通於液周有叔液鼎卽八士之叔夜而周官考工弓人春液角近朱駿聲謂液解也然則解亦云者卽解字之重言也此王太僕寒不甚熱不甚弱不甚強

不甚之訓所以不可易也又案食亦云者卽臨食不
甚喜好之稱故曰瘦入以其未食時若欲食及臨食
則不甚欲食故曰善食而瘦入

善讀如彼爲善之之善

兩症名

義並同

釋服

一方之藥料古曰服今日貼貼字古無止作帖說文帖帛書署也以木曰檢以帛曰帖案檢卽簽也以檢類帖是帖卽如今招貼之謂明帖卽貼也文選陸機文賦或安帖而易施注公羊傳曰帖服也今公羊僖四年傳曰卒怙荆注怙服也字從立心疑卽帖之譌然則貼與服義同爾帖占聲史平準書各以其物自古索隱自隱度也漢書注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爲名簿送之於官也由是推之則醫者隱度其藥物多少而爲書署以予人者宜其稱帖矣說文服用也呂

研經言

卷二

醫

月日集氏

覽論威敵已服矣注降也方藥稱服者言其用以降
服病氣也降服之服同於伏而醫方有云一伏時三
伏時者猶言盡此一時三時之候也藥物畏火黃藥
故謂之伏猶秋之於夏以金續火名是時爲三伏也
學者果能隨處顧名思義則知古人之隔我者至矣

卷二終